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light teal color. It features a faint,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flowering branches, possibly plum or cherry blossoms, in a darker teal shade. The branches are thin and delicate, with small, five-petaled flowers and some buds. They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cover, with a more prominent cluster on the left side and some smaller flowers towards the top and bottom right.

第一个回合

于 敏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第一个回合

〔下 册〕

于 敏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七八年·北京

第一个回合

〔上、下册〕

于 敏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35印张 4插页 700千字

1978年2月北京第1版 1978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009·616 定价 2.25元

第十三章

1

夸丈夫是女人的天性，热爱丈夫的妻子特别是这样，也不论是女干部还是一般妇女。当然，有的人夸的含蓄，有的人夸的露骨，有的人夸的巧妙，这是因人而异的。

山下村白天很少有人，只有象梁静宜这一般太太们是例外。天这么热，这些太太们白天很少露面，都在自己的房顶下面或者操劳家务，或者静享清福。同厂区的喧腾器闹相反，这里实在是悄没人声。树荫深处的几声蝉鸣，房檐高头几个麻雀的跳逗，反而更使人觉得静得发慌。到了晚上七八点钟以后，丈夫们和妻子们下班回来，孩子们也下学回来，这一带才满是人声。干部们要是不开会，多半埋头看文件，看报纸，或者补习文化课。这一阵天太热，屋子里呆不住，有的就到门外乘凉。一些较老的负责干部连乘凉的份儿也不多。在这些大忙人的意识深处，大概都把消闲看成不合时宜的。既然是创业维艰，有这么一大堆事儿压在头上，偷闲岂不是可鄙的么？

阮文会和丁楠这一对好朋友住的并不远，可是都忙，很

难得碰到一起。八月半的一个晚上，文会从市妇联回到山下村，可巧碰见了丁楠。一见面，一开话匣子，两个人就粘得分不开了。文会拉了丁楠的手，硬把她拖到自己的门前。门前那棵枫树枝叶浓密，好象一柄亭亭的大伞。文会拉出两个小凳子，面对面和丁楠坐在枫树下面，把唯一的芭蕉扇给了朋友，自己拿一张报纸赶着蚊子。能够和老朋友咬咬耳朵，嘀咕一会儿，她觉得是极大的享受。

“你这人简直不可救药！”丁楠装作生气，不过她那胖乎乎的圆脸上生气也好象在笑。“大夫我早就帮你请好啦，这么多日子你可就是不去。看你瘦得只剩下两个大眼睛，那一头密密匝匝的头发都好象顶不动啦。咱们说好，病倒了你自己负责，我们医院不收。”

阮文会心里一热，很感谢老朋友对自己的关心。她看着丁楠在昏暗里发光的眼睛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可不知道，我在省里开了十多天会，回来一瞅，桌子上光文件就压了这么多。”她用两手比划了一下，有半尺厚。为了替自己开脱，她不免多少有些夸张。“你说怎么办？我哪里还有心肠去看病？省里有一个机械厂，人家的党委书记亲手抓家属工作，开展家属互助，保证工友出勤，起了很大作用。咱们这里也有一些出色的妇女，可惜家属工作还没有抓上去。”

丁楠抿嘴一笑，打断她说：“真有意思，你这个死也不愿意干妇女工作的，现在好象迷上妇女工作啦。”

“硬拿鸭子上架，上了架怎么办？不会鸡叫学鸡叫呗。”文会说着，拿报纸扑打几下，赶走几个发狂的蚊子，也轻轻

笑了一声。

“我看啊，咱们这些老家伙也只能干一行爱一行。咱们不干谁干？你没见老郁，别的都没兴趣，一门的是炼钢学，一大本一大本，象砖头那么厚，有中文的，也有外文的，硬是往里啃。我说：‘你歇一会儿好不好？党又不要你变成炼钢工程师。’你猜他说什么？‘我不能光靠几句政治空话吃饭，我不啃透它，我就没有发言权，我听着那些技术干部的意见就没法判断是非。我变成个炼钢工程师对党的事业有啥坏处？’我说：‘咱们有许多百战百胜的将军，难道他们还一定得甩一百米手榴弹，才能指挥战争啊。’他说：‘得啦，你少抬举我！我不是坐在后方指挥所里的将军，我是亲临火线的排连长，我甩不出手榴弹就休想指挥人家去冲锋。’你听听，这说的也满有理。”

可惜天早就黑了，要不然文会准能看见丁楠因为夸丈夫而泛上两腮的红晕。她只能看见老朋友一会儿露出来，一会儿隐没在嘴唇里的又白又密的牙齿，看见她那闪耀出幸福的眼光，很高兴共享朋友的幸福；这种共同的幸福感是两个朋友十多年来常常体验到的。十多年前，两对青年男女刚刚在恋爱，一对姑娘总可以在紧张的战斗生活里找到一点空儿，互相向对方心里倾注自己的幸福。文会也有自己的骄傲，她不会错过今儿晚上的大好时机，不能不打开自己的话匣子。

“就说的是，”她点点头，思量着说。“老方倒还不完全象老郁那样。虽然也是三句话不离他的高炉，也啃炼铁学，总还是说自己是吃政治饭的。也许因为他是书记兼厂长，

同老郁有所不同。不过象他这样的，想钻成个红色专家也是枉然。瘸子爬不上高山。老郁底子多厚啊，三停里老方一停也没有。幸亏他有那一股子死抱住不放的劲儿，他常常爱说什么人的一句诗：‘咬定山根不放松，’要不然我看他一事无成。”

这话是夸郁文宗，更是夸她的方向明。弦外之音是说：底子薄，干得也满不错嘛。这用的是映衬法，是抑扬法，是无师自通的女人天份里就有的无数夸丈夫的妙法之一。丁楠很能体味这一点，不过她丝毫不嫉妒；她的好心眼巴不得朋友比自己更幸福。文会身体弱，声音低，一字一字地讲着好象背书似的。

“这两个人，那么大了还孩子似的。”丁楠想起一些有趣的事，嘴边含笑说：“见了面三句好话过去，就争，就吵，好象翻了脸；一会儿又嘻嘻哈哈，好啦。那一天老郁说老方放个大工程师不好好用，把个炉缸烧的发热啦。老方就说他道听途说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。这个就说他用一句名言做挡箭牌，堵塞言路。那个就发了火，说这个大工程师恨不能炉缸烧穿，好证明他的冬季修炉危险论。两个舌头碰牙，一声比一声高。我看事儿不妙，赶快端出一大盘蜜枣，这才把两个人的嘴堵住了，你说好玩不好玩。闹了归齐，我也不明白说的啥，也不知道这个大工程师是谁。”

“大概是指范存宇说的，他是炼铁总工程师。”文会歪头想想，说。

“这个人到底怎么样？”

“顶个大名声，一大肚子学问，也有著作，也有翻译，可

是从来没有亲手炼一炉铁。”

“啊，是这样。炉缸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我也不明白。听说是高炉炉缸热大了劲儿，有烧穿的危险，闹不好会引起全厂大爆炸，一起上天。可是已经抢救过来啦。厂里争论的很激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，一直还没有统一的意见。”

丁楠听了，轻轻叹口气：“这些事咱们只好输上两个耳朵，弄不清谁是谁非。”

在这一点上两个好朋友是完全一致的。

向明回来了，手里牵着一走一跳的亭亭。父女二人是在大杨树行外面碰见的。

向明向丁楠问了好，又对文会说，已经在厂里吃了晚饭，今儿晚上要在家里开个会。

两个女的听了，都笑了。

文会一撇嘴唇说：“刚才在这里说你们三句话不离本行，这更好啦，要把你的高炉搬到家里来啦。谁能受得了啊！”

向明很怕文会真的不高兴，连忙陪笑说：“咱们互不侵犯，好不好？你们咬你们的耳朵，我们开我们的会。”

“在哪个角落还不能开个会，巴巴地到家里来。”丁楠笑嘻嘻地替朋友帮腔。

“是开个支部会。在厂里总有人找，弄得人六神不安，躲出来好好谈谈。”

“支部几个人？”丁楠问。

“不多不少，连我一共是三个大人。太少啦，还不到全

炉人员百分之五。发展党的工作要很快抓上去。一下做不到百分之十,百分之七八也好,要不然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就不大。固然是兵在精不在多,可一定的数量还是需要的。”

丁楠捅了文会一下:“你听,他这好象是向上级汇报支部工作。”

两个女的都笑了。

向明也笑了:“工作不取得你们的谅解,我能有一天平安么?”

丁楠又说:“党组织都公开啦,你们还开秘密会。”

“党组织可以公开,因为是执政党了,但是党总有它的秘密工作,因为周围还有敌人。”向明一本正经地说,一面解开衬衣的纽扣,让只穿一件线织圆领衬衣的胸膛承受夜晚的凉气。“一切敌人都是蠢材,不过他决不在脸上挂牌子。我宁愿对付十个真正敌人,也不愿对付一个假革命。”

“那我呢?”亭亭因为别人没有注意她的存在,发话了。“你们聊天的聊天,开会的开会,我干啥呀?”

向明亲爱地拍一下小女儿的头:“你呀,有你的分工,你里里外外给我们倒开水,困了就到里屋去睡。”

“我才不困呐。”小亭亭很满意这个分工,因为可以里里外外地跑,又能听妈妈和阿姨的谈话,又能听爸爸和叔叔们的谈话。她飞到里面准备茶杯去了。

这时从昏黄的路灯影里,走来四个人:宋老铁和罗明立,还有牟云开和梁端端。两个青年团员是被邀来列席的。

“你们来啦,好,里边请。”向明说。

向明很重视这次支部会，会的开法是他脑子里考虑很久的。他把开会的地点选在家里，就是想避开事务性的干扰，深入地谈一个问题。谈得好，支部工作就能迈出重要的一步，在高炉上开创一个新局面。支部眼前虽然只有三个人，但是也应当起到战斗堡垒作用。当年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期，后来在抗日战争初期，党常常派出一个人去开辟一个地区的工作，那么三个人不比一个人整整多两倍么？

他还常常想起同两个记者的谈话。那时用一些空话打发走了两个年青人，回想起来是很不过意的。从那次谈话以后，再没有记者找他。他心里明白，自己的一些想法是不合时宜的，是引不起记者的兴趣的。为什么党政工团问题成了一个时髦的问题？把党政工团平列起来，究竟是加强党的领导，还是削弱党的领导？究竟党在企业里占一个什么位子？是党的工作跟着行政工作打转转，还是党把一切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？是口讲党的领导，还是切切实实做这件事？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，这在几十年革命战争中都管用，为什么单单在企业里好象不管用了？看来是有一场大争论，不过还没有公开出来。用子弹壳打不倒敌人，用空话不能证明谁是谁非。必须由实践证明了的的原则才是真枪实弹，打出去才有威力。这就是向明想的和准备做的。

他把老少四个人领进屋子，自己先把衬衣脱下来，光穿

一件圆领衫。

“谁热谁脱衣服，在这里别客气。”他说。

“高炉工人还怕热？”老铁说。“这不比炉前风凉多啦。”

向明向罗明立点头示意，要他帮助把靠窗的方桌抬到屋子当中。老铁和两个小青年连忙把椅子摆在方桌周围。窗上虽然有铁纱，不少小蚊虫还是从纱眼钻进来，扑着白热的吊灯乱飞乱撞。三个共产党员和两个共青团员围桌子坐下。老铁挺直腰板，很象一尊青铜雕像。在他的心眼里，这个支部会严肃极了，重要极了。他现在很象一个前沿阵地上的兵，已经准备好刺刀，一声号令下来就杀向前去。罗明立因为白黑的苦学，熬得两个眼窝更深更黑了。他严肃地低着头，稍稍偏着身子坐在那里，因为眼睛熬得很怕直射的灯光。小牟只搭椅子边坐着，在向明这个大干部面前很有些拘束。他这是第一次列席党的支部会，心里一阵阵发热。梁端端也是第一次列席这样的会，抱着神秘的好奇心，眼尖尖地盯着向明发亮的额头，等他宣布开会。小亭亭用一个托盘送来五杯热茶。端端连忙站起来，把茶水送到每个人面前。

“爸，让不让我在这里？”亭亭巴不得留在爸爸身边。

向明笑着向女儿一摆手：“你到妈妈那里去。”

亭亭勉强地嗯了一声，撇起小嘴唇，提着空托盘出门去了。接着就听见她在外面放冤气：“妈妈，爸爸不要我，把我赶出来啦。”又听见文会亲昵的声音：“来，小娇娇，我们这里要你，这里风凉。”

向明微微一笑，看看眼前这老少四人，从心底里觉得是

骨肉相亲的。他平静地宣布了开会，用低低的嗓音说出了他的第一句话：

“同志们，这个高炉好坏，首先就在咱们这几个人啦。”

“你指到哪我们保证打到哪儿。”老铁和罗明立差不多同时说出了这句话。

“话是一句好话，可是我很怕听。”向明呷一口热茶，挥手赶开扑到脸上的小蚊虫。“千万别把我看得有啥了不起。没有党，没有大伙，我寸步难行。主要是靠毛主席的威望，靠路线和政策的正确。”

“这么说啊，”老铁把脖子一梗，“俺们是条龙，没有头也起不了云，也行不了雨。”

向明看这个老工人的鲠直劲儿，不由得笑了。

“要说打生产仗，你们都比我强。在党面前咱们都是平等的，只要每个人把自己分担的那一份干好，再把别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，就差不离啦。”

“难！”老铁思量着说，“人心不齐啊。”

罗明立点点头：“对，人心齐，泰山移。难就难在心不齐。”

“对，”梁端端拿她的小拳头在桌子上轻轻敲一下。“要是人心齐，不早就把炉子弄顺了么？不早就开始新的试验了么？能把炉缸烧得发热，闹得人言纷纷么？”

“好，大罗给咱们点题啦，”向明很高兴罗明立的话接触到了中心问题。“咱们今天不讲生产，只研究一个问题：人！为啥一样是工人，心可不齐？为啥都有一个脑子，想的不一樣；都有一股劲，可是使不到一起？照我看，党支部要研究

这个问题，解决这个问题。这里面有斗争，不放枪、不放炮，可是很激烈。今天就研究一个问题：全党全团，哪怕现在只有五个人，也要把全炉的政治思想工作抓起来。”

四个人都瞪眼看定向明，听得很认真，听完了却都紧闭着嘴唇。

向明知道他们为啥不发言。这在他们是一个新的问题，得耐心的一步步引他们向前走。他等了一会儿，挨个看看四张不同的面孔。

“说呀，大家有啥说啥。”

老铁把两只大骨节的手平伸在方桌上，抓了一下：

“呐，你看，抓钢钎，抓镢头，抓泥球，抓耐火砖，抓什么都行。要我抓政治，抓思想？唏！”他摇摇头。“向明同志你可真会出难题。我话都不会说，没有一滴滴文化水，难！”

向明含笑向老铁点点头，意思是说：我早就知道你要说这些。然后又拿眼睛盯着罗明立。

罗明立清清嗓子：“老铁师傅把我心里的话整个儿说出来啦。”

“你这个上过工人政治学校的怎么能讲这话？”向明说。

“哎，那不过是熏了熏，啥滋味也没熏出来。”

“你呢？”向明又问小牟。

小牟本来心里就紧张，经这一问，更不知说啥好了。

“我啊，老师傅都说难，我不是更差十万八千里啦。我还是多抡几下镢头吧。”

“还没出台呐，你倒先打退堂鼓啦。”向明笑吟吟地说着，又盯住梁端端。

“我本来心里挺热，听他们三个一讲，又凉啦。”端端扬起她的细细的眉毛，象平常一样的谈吐自若。“我心想，这是不是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呢？可我动还没动呐，哪里说的上摇摆不摇摆？”

向明开心地哈哈一笑：“说来说去还是个知识分子的调调，很会说的不着边际，很会替自己开脱。”

端端脸上一红：“那怎么办？我说不难，实在没把握；说难，你又不爱听。”

向明收起笑容，严肃地说：“把两个七扭八歪的大破炉子修好，零下三十多度砌砖，出铁，炉缸发热，抢救，你们没说一个难字。为什么现在一讲做人的工作，都叫难啦？可见是真正觉得难，是老实话。在党的会议上就是应当讲老实话。党就是靠实事求是吃饭，不靠巧言令色。难不难的问题先不说，咱们先少少地讲一点党史吧。”

老铁的脸上忽然发光：“好，好极啦！就是愿意听这个。多多地讲吧，别少少的。”

“又不是上党史课嘛，”向明笑吟吟地说。“回想一下党走过的道路，也许咱们能受到一点启发。一九二七年，陈独秀把刀把子恭恭敬敬地送给了蒋介石，蒋就大杀共产党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。毛主席拉起队伍上井冈山的时候，咱们想一想，难不难？那个时候，党内就有人说：‘红旗到底打得多久？’为啥发出悲观的论调？看不清方向了嘛。只看见敌人兵多、枪多、钱多，还有飞机大炮，还有外国老子，看不见无产阶级身后有几万万农民。要是革命象唏哩唿噜喝面汤，象在溜平的柏油马路上闲逛，要咱们这个共产

党干啥？可见最困难的环境就是革命最理想的环境。困难越大，受的磨炼越大，党也就越强大。老铁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”

“是，是这个理。”老铁不住地点头。

向明接着又讲了后来的几次大曲折，大困难。过雪山草地，难！党的红旗没有倒下。打日本的时候，开头只有二万多人，前边要顶住日本，后边还要抗住国民党顽固派，难！党的红旗没有倒下。打蒋介石，他有全世界最强的帝国主义帮他，难！红旗没有倒下。在每一次大曲折，毛主席总是高举红旗，一面同党内的错误路线斗，一面同敌人斗，终于把红旗插遍了五湖四海。

向明心里明白，不能一次把道理讲透。他是在向新党员做启蒙工作，一步步让他们思想深处有这个党。不是向党感恩报恩，而是自觉地站上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地位。不能只是一个人向前冲，还要带动别人。带动一个就多一倍力量，以此类推，多多益善。他说：

“咱们常说要有党的观念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党说啥咱干啥就完啦？不是。意思要比这深刻的多。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，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。这句话是党的灵魂。是党在这个大目标下提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任务。是党排除一切小圈子、小山头的倾向。是党调动浩浩荡荡的大军，来当资本主义的掘墓人。为了这个，党要把工人提到先锋战士的水平，越多越好。这件事办好，那么打仗呀，生产呀，摆弄高炉呀，搞新试验呀，就都不在话下啦。你们想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。咱们炉上一共四十多个人，咱们

今晚上一个一个都要研究一下。党支部要对每一个工人负责。他想什么,爱什么,恨什么,愁什么,有啥困难,搞对象搞的怎么样,和老婆吵架了没有,都要关心。也炼铁,也炼人。我看炼好一个人,比炼好一炉铁更宝贵。归根到底,是人炼铁,有了好人,不愁没有好铁。”

老铁把两个肘弯撑在桌子上,留心听着,不住地点头,觉得很入耳。他恨不得把四十多颗心铸成一个心。四十多个人很快在他的脑子里闪过去,有的很快就通过了,有的却象麻绳穿绣花针,通不过。

“这么说,我还得检查呐,”老铁搔着头皮说。“我从前有个想法,象邢桐那样的,要不是党的政策管着,我就两个指头卡巴一下。”他用两个指头一比划,眼光落在梁端端脸上。

端端脸上不由得一热,连忙掩饰说:

“老铁师傅,你为啥盯着我?我又没有同你合谋杀人。”

罗明立和小牟都笑了,因为他们都知道邢桐对端端那种不尴不尬的样子。向明也有所闻,不过没有什么表示,免得端端不好意思。

“这个青年啊,”向明思量着说,“我看他思想是敌对的思想,人不是敌人。这样的人是少数。在这样的人身上,我看要多下工夫。只要不是大地主、大资本家,大概不至于是花岗岩脑瓜。”

“难!”老铁又搔他的头皮。

“难!”罗明立也跟上说。

“把一个有敌对思想的人改造过来,引上革命的道路,

的确很不容易，不过从人家的一辈子想想，难也就不怕啦。”

对于梁端端，向明这话比对于另外三个人都更重要。她觉得心里一热，第一次体味到用党的观点看问题是怎么回事，在这方面，应当更好地向向明这样的老党员学习。

这一次支部会一直开了四个小时。

会开到一半的时候，向明听见丁楠告辞走了。文会拉着睡眠惺忪的女儿，从外间走到里间去睡了。散会以后，已经半夜十二时多。向明走到里间的时候，文会已经睡醒一觉了。

文会欠起身子说：“快睡吧。会开的好么？”

“好，很好。”向明拖一张椅子，坐在文会的床边。文会从他发亮的眼神和兴奋的脸色知道这是真话。

“让我坐一会儿，醒醒脑子，要不躺下也睡不好。”

他告诉文会，已经把高炉上每一个工人，每一个技术干部，都分析了一下。在一个问题上他曾有一刹那拿不定主意，在做具体的人的工作上，究竟是从最容易的环子突破，还是从最困难的环子突破？宁可多下些工夫，向难度最大的地方迫攻，突破了，不但影响一个高炉，全厂也会受到震动。在工人中间选定了一个王占河。这个人住在郊区，原来还好，不知怎的就变了。有人说他是因为三十多了还没有小孩，所以情绪不高。有的说他在家里挺卖力，莳弄小园地，到河上钓鱼，东奔西跑地忙，可也不清楚他忙些啥。最近老闹着要退厂，说脑瓜子痛，没法干高炉的活儿。为什么好好的一个人就变了？是不是就是上面说的这些原因？还要好好摸摸情况。在技术人员中间选了一个邢桐。这人是